

234

湯 福

友 利

耕 爾

譯 著

為將之道

國防與軍事社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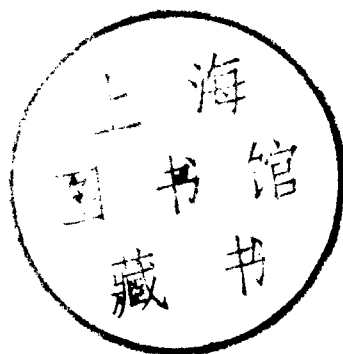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5 54658

GENERALSHIP

ITS DISEASES AND THEIR CURE

A STUDY OF

THE PERSONAL FACTOR IN COMMAND



BY

MAJOR—GENERAL

J. F. C. FULLER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24 RUSSELL SQUARE

~~1535669~~

將才

「有其技術之能高於為將者乎？——其技術不是關於死的事物而是關於活的生靈，活生靈是時刻為外界所誘憾的，如恐懼，急燥，衰疲——總之一切人類的感情與刺激都時刻擾其心靈。將領不但常為不意之體量，如時間，氣候，及一切意外所阻礙，他面前還有一個用各種方法破壞他的計劃他的工作的人；并且將領同時為萬目所注視，其心靈不但為億萬生靈之責任所重壓，而且還有他的國家之生存與幸福之負擔哩。」

A·V·O·N 波格斯拉夫斯基

序

當一九二一年之夏我正在拉洛茶室中和法國將領屬員首領德波特茶點，他告訴我下面的故事：

在滑鐵盧戰中，步兵指揮官克里米上校英勇作戰；但不幸彈傷腦部。拿破崙聽到其英勇及不幸消息，即刻命他抬到外科軍醫納利工作的村莊去。

納利一見之後知有異樣，即以鋸鋸去其腦殼而將其腦髓置於棹上。

工作適畢，一副官衝入，高叫：「克里米將軍在此嗎？」克里米聽到了他立起來說道：「不是的！此地是克里米上校。」

「啊，我的將軍」副官大叫，并抱着他，「國王聽到了你的英勇，他是爲你顛倒，在戰場上便升你爲將官了。」

克里米搓搓他的眼睛，離開那棹子，重置上其腦蓋而開始離開此村莊，當時納利在後追叫：

「我的將軍——還有你的腦髓！」對此點那個英勇的法國人回答道：「我現在是將領了，我再不要牠了！」

在此短短的研究中我的目的是證明，克里米對於他的腦髓雖有錯誤，但沒有他那樣的英勇則沒有真將才。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 J · F · C · F ·

蔣序

爲將之道，大矣。我國歷代名將輩出，如頗牧韓白衛霍，名留青史，功績不泯，至關岳曾左，智勇兼備，又爲婦孺皆曉。凡爲名將者，或提三刀劍，或將十萬騎，而風之所被，罔不拔靡，其能如此，自有爲將之道。古人對於將道固不乏闡誦，惟皆散見羣集，未有專門研究之作，此待乎現代人士之努力，當無遲疑。福利爾爲英國軍事理論之權威，本科學之分析方法，著此書，處處尙實際，多引證，湯君譯以問世，殊合時需，是爲之序。



廿六·三，二十，於寬橋。

王序

湯君友耕以其所譯英人福氏爲將之道一書索序於余，余閱讀之下，有二感想焉：

一、中國除了極少幾本名將錄治兵格言之外，尙缺乏以科學方法研究爲將之道的書籍，此種問題之研究甚屬重要，故此書實有出版之價值。

二、本書之中心理論有二：（一）爲將者必得有英勇的精神，而爲士兵的模範。（二）健壯爲軍人的要質，因如此始克勝非常的職責。原作者感慨於世界大戰中將才之衰落而有此主張，說明將來的戰爭兵器無論如何進步，還是需要具備英勇健壯條件的將領，方可獲得勝算的戰果。值此戰雲緊張，世界各國兵器猛烈增進，弱肉強食的時代；而我們的軍備又不及外人的今日，本書中文譯本對中國軍人的意義當更較高於原書之對英國讀者也。謹爲之序。

王 夢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於浙江國民軍訓會

譯者序

十年來智識青年與國家都在極端苦悶的生活中，近數年來個人與國家更受了不少的侮辱。在這艱苦的年代中，我獲到了一種寶貴的認識：就是智識青年與國家的文化和政治前途均已死滅，今後惟有拋棄筆管與政治生活，堅決的從事軍事的鬥爭，集中人力財力的來從事軍事的精神的物質的建設。

近來國人對中國軍事實力問題，有了一個廣大的討論。在我的判斷是：以中國過去將領和士兵對外戰爭的英勇，我們實在有了使敵人胆寒的武力。中國的將領在列國時代三國時代那種英勇的雄姿，自然為全國婦孺所誦悉，即以最近一二八及百靈廟之抗爭也證明了此種精神依然存在。但有令我們最恐懼者是：因為新式武器之進步，新近從資本主義國度內來到了我國一種膚淺理論，過度的估高了武器的價值；不少官長對其部下開口便說現代武器如何進步，我們的武力如何不

及外人；而很少聽到指出我們軍人的精神能否與敵人抗衡的理論。此種理論的結果是：消滅了自
己的意志，增長了敵人的威風。我們必得要在軍事訓練中來消滅此種理論的流行。

我們的理論是：中國軍隊的物質建設誠然不及敵人，誠然應積極擴充；但我們恐懼的不在此，或者說不應在此；我們所應恐懼的是，我們的精神能否敵過敵人。若我們的英勇犧牲精神能超過敵人，則尚能補救此物質上之不足而有餘。要舉這種歷史上的實例很多，祇要回憶到日俄戰爭中日本之所以獲勝，北伐戰爭國民革命軍之所以成功，便能很明顯的證明此種理論之正確。偉大的總理對於此點是早給我們再三解釋過的。

譯者每欲以此感觸并搜集歷史上之事蹟寫一關於治軍方面的書籍，但環境使我不能有足夠的書籍和時間，因此中途停筆。偶閱福爾德將軍此書，對英勇在戰爭中的價值反覆說明，實為現今各國軍事所應注意的關鍵問題，好似代我說明了我滿腹的欲言。乃忻然譯出，以作我從事軍事工作同志之參考，并作我今後治軍時自勵之警語。

再者原書附錄中百個將領之人名及事跡，因全係專門名詞，譯音出來反為難讀，故照原文排印。本文中之一，二無關重要之注釋亦有所省略，并此聲明。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湯友耕於杭州

目次

在世界大戰中之將才	1
將才的要質	7
個人因素的實例	15
弊病的診斷	25
醫治之設計	35
結論	50
附錄	51

爲將之道

『沒有合乎人性統帥之戰爭便成爲野蠻的精神破壞事業，階級仇恨及惡劣意識的挑撥而已。我們的高級將領必得回復到來分担士兵們的危險與犧牲，恰似水手們的稱頌他們行伍。這是英國所用的方法，但不幸得很，在上次大戰中此種精神悲慘的墮落了。』

世界大戰中之將才

上面括弧係從李特上校加力坡利之一瞥一書所錄出，來作我們研究的開始。其所包含的暗示實值吾輩再三思維，尤其是值此我們的軍隊遇到了非常的困難，激烈的變遷，反動和革命的影響，以及許多的危急問題環繞着的今日，我們更應如此。國際政治的壓迫是正在產生將來戰爭的勢力：即民族的破產——社會的崩潰，軍隊的凋謝，尤有進者，工業化的進展使機械化力量來到前

線，同時西方文化本身也一天天的變為非固定的及情感的了。

今天，我們軍人正似黑屋中人之摸索門門。看不清楚一切的事物。我們知道戰爭的結果一切戰爭都是神秘；并且知道歐洲是在紛擾不安，亞洲是在勞苦役作。我們知道戰爭之必到來，猶之此種情形存在戰爭必來之過去故事一樣，然而又需要我們沒有稻草和黏土去做磚土。因此以撒有言：『我們似盲人之暗中摸索牆壁，似沒有眼睛似的摸索：我們顫動於日中猶似晚上；我們是荒原中的死人。』

這是因為許多人道德的死滅而時代又暗淡，頹廢的精神滿佈，似蒙霧的增加了許多的艱難。當世所缺乏的是勇敢，英勇的領導和在命令中的自己犧牲。這便是我上面括弧內的重要意義：沒有一個民族或一個軍隊是機械的組織，而係有生命的東西，其構造不是鐵與鋼而是血與肉。勇敢是他的主動力；因為，倘若你承認人類歷史的話，那未即刻可以發見在過去一切事物之價值都係由於某男女之勇於去開始，而此種開始是他人所不敢者。畏懼的結果是失敗，而畏懼又不僅為人類的感情，而且是人之環境的產物，及危險的反應。

今天，我們軍隊所遇到的是摩托化問題和機械化問題，恰似七十年前海軍遇到的一樣。有人說這是好，有的說是這是壞。但是：愈是武器的機械化，則管理此武器的精神愈需非機械化，倘

若不明瞭此點，則他們一切可能的道德與惡行部是不重要的問題了。

在世界大戰以前某時，軍人技術非意識的墮落了而變為物質化，不但武力增加了，因工業化使雇主與工人之間失掉了同情這個事實，同時自一八七〇年起也在軍隊中產生了。隨數量之增加而來的管理複雜化，在工業中和在軍隊中的影響較任何其他因素為大。經理與命令愈是方法化，則愈是反人性的；工人或者士兵則變成巨大無靈魂機械中的一齒輪，在他們前面的工作或戰爭都是反精神的，於是他們便認工作和戰爭是苦工了。士兵曾看過他們所服從的人，此人可以立刻命令他們去死；，可以看到他和他們站在一條戰地，或在後方不遠，和他們同樣的立於死之前面，他可以看到瓦富死於亞伯拉汗，莫爾死於克洛拿，及惠靈吞集合隊伍於各特布拉與滑鐵爐。自後，如上次大戰中，他們便再也看不見這些了；有時也許聽到他們在很遠的地方，如在別墅及辦公室內計劃和指揮。常常連姓名也不知道。對於他好似鬼神一般甚是嚇人而無體形；自此以後戰爭退步到成為部下領導的衝突，恰似製造業之退步成為工頭管理的工作，光榮與唾咒均已成過去，人的因素也過去了，人們失了主腦，失了確實的主腦——將領是血肉的構成，他能看，他聽，他能視，他能覺，他能咒詛，他能頌揚，尤有進者，他不僅在很遠後方安全地帶機械的發號施令，他還和他的部屬共安危。

赫德上校很有力的解釋過此題目。關於道地外利在加力坡利之故事，他說：「他是被殺了，身後受有勝利十字架之獎賞，所以如此者，因為他有非常的行爲；但是應有個領導的例子，不是在他的成功，而是在他的實行，不是在他的非常，而是在他的正規？這便可以問爲什麼他可獲得勝利十字架較他人爲多了。他的職務在領導，他人跟隨……這是我們過去的實際情形——甚至在半島戰爭的大圍剿中亦然，將領的職務是與其部隊同開堡壘之路。倘若離開了此種實際，結果則將引起過久的無用戰爭，而消耗大量不必需要的生命，并且離開了將領官長和士兵們間的精神與同情。『同等犧牲』之意義是作戰部隊中的主要水門汀。」

在法國和加力坡利一樣，但在世界大戰中則從任何方面看都對將才有錯誤的認識。

赫德上校舉有蘇爾非亞海灣的一個例子，總司令宣佈他的計劃，「他沒有管理他的部屬工作之義務，分派工作應由熟悉各人才能的人負擔，他也不要看他的計劃有否依其設計實行！他一切工作都做好了！現在他祇要在光榮的綺布爾海島上等待他的計劃和命令之結果之消息！阿里比亞 高峯上惠靈吞，沃色利，洛伯特等之靈魂，必定盼望他們戰爭的自由精神能爲他們的祖國努力！」

伯精德爾也是一樣，他不希望總司令和其他指揮官能領導他們的士兵越過那砲炸成的沼澤。

除計劃以極艱難的區域去防禦攻擊外，他未做其他工作，結果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使血染的前線與乾淨的後方失掉了連絡。這是我們英國陸軍年鑑上最缺乏精神戰爭可恥之一頁。

從此將才觀點中便產生了惡劣。軍隊在伊布爾流血奪掠的結果，便於翌年三月被德人驅逐回來了，並且我們看到了什麼情形呢？英國的前線便崩潰了，將領們被俘。當敵人前進時恐慌萬狀，總司令部已退數哩，各分司令部擁擠的向後奔，後尾則僅有疲憊的部屬及私家士兵做後衛。李爾指揮官對此將如何解說呢——我真是萬分的懷疑。

這是不是言過其實呢？對的，我第一個注意到此點，你看這是一個多可憐的圖畫：一個軍隊從山上滑退下來，他們一個個都是勇敢的亂滾，我相信他們並非懦弱，但有一個例外，我看到一支部指揮官及其士兵穩定而微笑。他雖除表現他自己以外沒有做其他工作，但他之出現確甚美觀——因這樣得到了自信。他是知道道德水門汀之價值的人。

看看這種愚蠢的行爲，實令人發笑；尤需研究者，當英國總司令尙在伊麗沙伯皇后鑑時，土耳其司令莫斯太華愷未爾已於阿查克登陸勇立於其部屬之前，登於色利貝爾之坡來監視敵人之行動。他雖然肩上受了米克哈機關槍的彈傷，但於他被抬開以前還是安排好了他的步隊以適當的位置。同日李馬山得爾自己也勇敢的衝上阿拉華達山脊，并駐節於此因此易於防守。紀載此類情形

是很有趣的，這並不是他們的士兵天生勇敢的，而是證明了他們的將領沒有完全死滅。

在大戰中我知道僅有一軍團是有將領精神的，這便是英國的坦克軍團，其司令官均為四十以下的青年人。沒有其他將領能如愛里中將導他的坦克那樣勇敢在加布爾戰場者。也沒有其他軍團這樣堅決送其將領赴前線者。在也那，在伊坡爾，在加布爾，在愛彌，他們均在前線，并與前衛坦克不遠。在一九一八年三月我們悲慘失敗之前部，他們的一切官長，乃至行政人員都能勇於在前。在梭蒙的第二次戰爭中，我也看到其他軍團和坦克軍團一樣行動，這便是說他們的官長也能在前方，使敵人停止於梭蒙而為愛彌的砲火力線以內。無論如何，有一事是確實的，此類戰爭在法國是常見的，即是，摧裂敵人最快的方法是摧毀其將領，因軍隊的心和其腦分開時結果便成為癡癱。在事實上現代的命令制度是斷了頭腦的將領制度，自此現代戰爭便退化成為無頭怪物間的混動了。

將才的要質

「道德對於物體差不多是三與一之比，」這是智慧鸚鵡所數千萬次叫的熟語，然而極少軍人注意到道德在戰爭中意義。最重要的是英雄主義，因為英雄主義是首領職務的靈魂，不管他是否為自私自利或捨身救人救國。兩種形勢都是將領職務中的要質，因為除非一個人能命令自己以外，便很難證明他命令別人是有益處的。

戰爭是或者說應該是英雄的事業；因為沒有了英雄主義他便很難與獸鬥有何區別，獸鬥便將他從人類高尚理想地位降到野蠻的地位。

洛斯基一八六五年（美國內戰之末）於烏爾威智皇家軍官學校在戰爭一題之講演中，便指出了這點。我將於此講詞中再三引用，也許是在皇家軍校所再三傳誦的，而確為吾輩應再三研究者。我所以如此者，因為洛斯基握住了問題的核心，他表明了倘若戰爭命令放棄了個人的因素，牠必得退化為無靈魂的衝突，此種衝突便要產生惡劣與懷果了。

一個藝術家而兼和平愛好者，對他的少年聽衆說：

「你可以設想你們的工作完全兩樣，并且與我的完全不同。一切純粹的高尚的和平藝術都由於戰爭所產生；沒有偉大的藝術會出自地土者，而祇能出於武裝的民族中。沒有藝術係在遊牧人民中者，倘若遊牧人民是在和平的話。沒有藝術係在農業人民中者，倘若他是在和平狀態的話，商業係與美術一致者；但他不能產生藝術。工業不僅不能產生藝術，而且毀壞其生存的種子。除非一個民族以戰爭為基礎外，這兒沒有偉大藝術產生之可能。」

洛斯基以戰爭「為一切藝術的基礎」因為「牠是一切高尚道德及人們天才的基礎。」以後他又說：

「發見此點對於我是很驚奇與可怕——但我看牠又是十分不可否認的事實。普通觀念以為和平與私人道德是共榮的，我發見他完全不對。惟有和平與惡德才能共榮。我們討論和平與求學，和平與富裕，和平與文化；但我發見這個不是敏絲文藝史（譯者：敏絲為司文藝之女神）中所配偶的詞句；在她的嘴中其詞句應為——和平與肉慾——和平與自私——和平與死滅。總之我發見一切偉大的民族都是從戰爭中學習詞句的真理及思想的力量；這些都在戰爭中滋養在和平中消滅

；以戰爭去教育，以和平去欺騙；以戰爭產生訓練，以和平產生賣國；一句話，牠們是生於戰爭而死於和平。」

但洛斯基所論及的是怎樣一種戰爭呢？不是「野蠻狼羣的爆怒」，也不是銀行家口角商人嫉妬政治家的戰爭，而是自禦的戰爭，「這種戰爭是」他說，「一切人都是生，而一切人樂於去死；自歷史上觀察，此種戰爭將提高人類至上神聖與道德，」再對他的聽衆說：

「皇家諸君，倘若你們選擇競爭遊戲的話，那最所歡迎；但不要取那粗俗的不快的森林和田園瑣事。倘若賭物是死的話，你便應將牠置於你自己的頭上而不加之他人。在亞林匹克沙場上的道義鬥爭，雖然牠是荒蕪的沙漠，但上帝將與你同在。倘若你自己在那富麗的戲院中而高叫你的百萬農民入戰場時，上帝將不與你們同在。」

他繼續的說：

「對此遊戲的最大判決，第一要決定誰是最好的人——誰有高深的教養，誰克苦自勞，誰最

勇敢，誰最嚴肅，誰最眼明手快。你不能完全判決他們的性格，除非有一個到死之結果之鬥爭，僅僅在最前線的情形，才能完全試驗出一個人的精神與肉體。你可以做那小門跳欄玩牌等遊戲乃至一切詭詐，勝利均在於能長期不挑戰者，但倘若你所玩的頃刻即有結果的話，即在加入以前便將有一下的考慮。不論如何一有惡德，則其對他握劍柄之手的損害比對他打彈子之手的損害為多；總之，光明心境生活之習慣，在死日漸來到的人生中，牠嘗有一種完成及試驗高尚人物之力量。」

此兩括弧中包含了真正將才的特質。真正的將領不僅是戰爭舞台旁的指示者，他還是權力戲劇中的參加人，除非有一個「到死之結果之戰爭」，便不能試驗出他的技術之價值。倘若他如此，或者命令制度阻止他參加犧牲，那末雖然他可以感覺到他的部屬，而他的部屬則不能感覺到他在和他們共負危險。在精神上此種戰爭將失掉和諧，因為死是戰爭中的軍樂隊長，將領必得擊鼓以號召士兵，跟着他的鼓擊而發生和諧。在現代的戰場中，祇向士兵擊鼓，常常將領們看不到他的鼓錘，而擊其他。在歷史上的大勇士沒有一個如此狂妄者。

克洛斯威智解釋勇敢為戰爭制度中的關鍵美德。他寫着：「戰爭行爲之根本原質便是危險；

但是在危險中的美德是什麼呢？勇敢。」他接着說：「戰爭爲危險之省，因此勇敢爲勇士的第一特質。」他再說：「因爲危險是戰爭中一切進行的普遍成份，在勇敢中才能感覺到他的權力。他好似一菱形透光鏡，經過牠的面前便可看到一切。」

將領完全脫離了危險區域後，他們雖然在命令中表現其最大勇敢，因他不呼吸士兵們所呼吸的危險空氣，此透光鏡使將領模糊，他也不會經驗到其士兵們所經驗的道德影響。但是他所給與士兵們的他的勇敢之影響將求留其細劣。此種人格將毀壞其威望。

拿破崙說：「將領的偉大人格是必需的，他是軍隊的頭腦，軍隊的一切。格爾（Gaulle）不是被羅馬征服，而是由於凱撒。羅馬不是在克沙基兵士面前顫動，而是由於海黎伯立於前面，並不是馬其頓的密集隊感動了印度，而是由於亞力山大。並不是法國軍隊達到了威色爾與英里，而是托爾里。並不是不魯塞爾軍隊抵抗了三大可怕歐洲武力至七年之久，而是由於大富力德李克。」洛伯約克遜也同樣的說：「大征服家中在任何時代驚動全世界的大軍事人才爲亞力山大及查理士十二。一個軍隊在他們兩人的手中便要變其原來的簡單性質，便要學習他們精神的一部，而成爲不怕危險，并極端的英雄化。」

所以我們看到指揮官與其部下沒有人格的淘治，不管其爲附屬將領或總司令均不能激起這種

熱情，這種英雄主義也不能建立，因為誠如湯莫斯克里爾所說：英雄主義是「一種神聖的關係」：這個在一切時代都足以連結大人物與其他人物。」

此外尙有其他關於心理的因素。撒克斯指揮官他便承認此點，他說：雖然「將領第一需要是勇敢，沒有牠一切都要失其價值：第二是腦筋，第三是健全的身體。」李格里王子說：「他必得要在心理上的活躍和在身體的活躍一樣。」讓我們來看看一些大軍人對於身與心的意論。

高爾資說：「將領最重要的才能是我們叫他爲『創造的心理』，因爲叫他爲『發明天才』時對我們似獻其淺薄，將才的主要柱石是創造不是學習。要能做那敵人不能想像得到所不能準備得到的事體，要驚擾敵人而在精神上解除其武裝。要常能思想超越目光四射。偵察敵人的心靈，并有驚擾他昏亂他的行爲，這便是將才。使敵人的將領在其部屬的眼中成爲可笑的，這便是成功的基礎，然則甚麼是將領所忌爲的呢？亞其德克說：

「有許多心懷狹側的人，他在和平的時候，過於瑣碎，在內務和縱練中鐵面無情的要求，并且永久的干涉其部屬之工作。」

「如此他們獲得了某種沒有價值的名譽，并且盡下了某一種責任。可是他們悲慘的阻礙了個人

才能的發展，並且停滯了獨立的和有能力的之精神之進步。

「當戰爭來臨時此種狹側心懷，因消耗於瑣事之注意，再也不能有所努力，於是悲慘的失敗。世界便這樣在進行。」(Les Methodes de La Guerre, Pierron, 1889—1895)

大富力德德克里克，他對其集合的將領更譏刺的說：

「你們官長們的最大錯誤是專自享樂而全不知嚴重責任。此種愚蠢於嚴重戰爭的情形下將變成最大的危險，即以皮匠與裁縫來做將領也不會再犯更大的愚蠢了！」

此種狹側心理將會引起怎樣的結果呢？撒克斯指揮官這樣答覆我們說：

「許多將領在戰爭的時候忙於規定他們軍隊之開拔，忙着副官們前後奔馳，他們希望做點事情，而結果什麼事情也沒有做。」

「倘若他希望做一個侍衛長的話，他的行為便要如寓言中的蒼蠅似的，以為馬車是他所推動

「爲什麼發生此種現象呢？這是因爲極少的人才能明瞭戰爭的較大企圖。他們過去的生命全由操練士兵所佔據，並且他們還能相信僅僅如此便代表了戰爭技術。」

最後我們要談到第三因素生理的適合了，此因素是極易培養極易管理的，倘若沒有牠，一個將領便沒有勇敢與智慧了。高爾資說：「壯強的身體對於將領是無價之寶……在疾病的驅身中，心理便不能長久維持得很清淅。虛弱自私的身體決不能應付偉大事業所需要的。」

這便是將才的三柱石——勇敢，創造的智慧，及生理的適合；青年的屬性自較勝於中年人。

個人因素的實例

在此將才研究中，我將從理論上要轉到歷史上了，我上面所引的理論雖出自工業化武器以前的戰爭時代，雖然此刻因蒸汽力之發達武器大大變革。但此種理論適合於任何形式的戰爭，不管你是用刀矛或長短射程的槍砲，均能適合。

證明了此點，便證明了現代反人性命令理論之不合理，第一我將選擇若干英國歷史中的首領實例，以表示道德的首領職權曾經爲我們將才的顯著人格。其次，我將再論美國的內戰。

雖然此次戰爭較之世界大戰似乎兩樣，牠還是滿佈了非常的危險。其所用之米麗來福較之拿破崙時代所用的燧石燃火短槍優越多多，猶之十九世紀末葉火藥來福較之米麗優越一樣；然而看不見危險程度之能及美國將領者，因他們都是安格洛撒克遜血統，而與基伯地英雄及普雷查多各公爵抗爭，此輩英雄都是遠立於他們士兵之前的！

在十九世紀中葉，雖然我們獵狐似的將領沒有足夠的智慧，甚至於對於戰爭技術全然無知，

而沒有一人指出彼輩缺乏勇敢。不管武器怎樣進步，我們的高級將領之勇氣還是和惠靈吞時代或其以前一樣，一七九三年在富難得攻擊的「法國攻擊」異常兇猛，使聯隊動搖起來，當時多來上校衝出前線，高聲呼號，『前進吧，請這些流氓們回老家去；鼓手們！擊擊「卡拉」。』結果怎樣呢？法兵被驅出山脊之後了！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我們看到了同樣的事實。當在英克蠻時俄國大軍衝上了荷馬山脊，多伯利上校怎樣呢？他立於第五十五聯隊三十人的前面，他突擊了他的大量敵人而開路橫過。

像多來，多伯利不過爲一上校，但英國的總司令在那裏呢？在多伯利突擊之一頃，俄國火力爆炸的時候……他安穩的立着而不驚擾。

再看我們第二次戰爭中我們的總司令，這是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六日的加坡戰爭：「科倫先生，他是一個年老的優秀軍人，他脫下盔騎立於前綫，鼓勵他的氣喘的部隊。」後來看見他在露宿：「我不忍看老科倫先生那種情形，他包着氈毯睡在田野洞中，似乎在那裏享受。」(Recollections of Military Life General Sir John Adye)

自後的四十年，將近世界大戰的十五年中，在馬格斯富天地力，沃志坡將軍死亡了沒有？他與其部下官長同遭死亡，此輩官長係指揮前於戰鬥兵一百五十碼之處者。

這可以問，如此英勇的好處在那裏呢？（說英國八將領死於英克蠻，我相信這是對的；但法國也不落後於此點，因為在馬雷可夫一八五五年六月十八的風雲中，他們有五將領被殺并且馬克馬荷第一個爬上山巔，）富特斯可對此問題有下面的答覆：於英克蠻，他說，英人道德的優越使人驚奇：「他們都道德的反抗一切攻擊，毫不躊躇的抵抗一切彈丸和槍刀，再也找不着一個戰爭更有如此英勇及獲得如是驚人結果者。他們不曾驚心與落魄。敵人可以在前方側方或後方，或同時三方面圍起來；這於他們均無關係。他們毫不胆怯的加以撲滅開路而出……再也看不到英國軍人在戰場上較英克蠻更有勇者。若如普通似的稱英克蠻為士兵的戰爭則甚錯誤，牠是聯隊官長的戰爭，此聯隊中的官長而且是有名望的哩。」（*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rmy* Hon. J. W. Fortescue 193）

但尚有一問題：聯隊官長的行為是否為後方麥羅公共市場官長所做？他們在伯雷克拉華的船上，富特斯可可能如此頌揚否？我要懷疑了。

再者，可以說克里米戰爭是一件事，世界大戰又是一件事。確實的；多羅公共市場對於我們的世界大戰有多否幫助呢？當我愈加研究此種可悲的，無靈魂，機械的巨浪時，我使要愈加的懷疑。我們可以想像，在我的意見，將領們坐在戰壕內對戰爭的幫助，其影響不會大於他們睡在墓

地裏的影響。這當然也有例外。

現在再談美國的內戰，牠是舊式英雄戰爭之末，也是近代戰爭的開始，因為牠是第一次運用蒸汽力的大衝突。確實的他們中的若干人也曾感覺到一八五九年之克里米戰爭及拿破崙第三的意大利戰爭；但前者主要的為包圍行動，後者則可說現代戰之產生。

在美國內戰中套頭撞擊來福槍普通的應用，其有效射程為六百碼（燧石燃火槍一百碼。）最大射程為一哩；而當時的十磅彈及二十磅彈砲的射程為六二〇〇及四五〇〇碼（拿破崙十二磅彈砲射程為一五〇〇碼。）在此戰爭中後膛裝火藥彈來福已發明應用，尤其以福得來騎兵用得最多，此外炸彈，手榴彈，及其他若干放射物均已發明；毒氣彈在研究；裝甲船裝甲車也都用了，迄至戰爭之末葉軍用電話也無處不是。然而，不管此種發明怎樣被世界大戰所佔勝，其將才還是立於最高的地位。也許在全部軍事史上找不出這樣一批名將。在此第一次現代戰爭中，其大量武器的增加不使舊將才理論有所損害，無疑的於牠有所改變，但不能把牠抹殺——人的因素依然至上。

要引證可有一百人以上，不過此地我僅引用格蘭德及李兩人的將才，他們都相信個人的因素，并有一點兩人相同者——他們危險記錄之豐富也。當第一次參加伯爾蒙戰爭時，格蘭德尚未成為戰術家軍事家；然而他依然為一將領，為一實際的首領，因為他是離開戰場的最後一人，冒險

的看了再沒有其他的人留在後背的。在多力遜海港，他的軍隊被攻擊時，他尙未在戰場，當他向前去時，發見其軍隊半數崩潰；他怎樣呢？李威瓦里將軍，他的附屬指揮官，（動亂浪漫斯）（Be Bruce）的作者，他說：

「每個偉大人物所有災難現在來到了格蘭德將軍，說這是對他的才質的一個嚴酷試驗，這是再好也沒有的。平常的人都相信他將決然的進入這包圍中去的新聞。格蘭德將軍確定這樣作了，這十分可能的生命從此完結。對他的一切讚仰者，毀壞者均似乎被請來研究他這精確危險，無疑他看到了也十分悲痛，并覺其右翼災難之嚴重。他的面容驟然忻快了。一下壓碎了他手的紙張。轉瞬間所有讀者的失望與躊躇都消逝了。以其極平穩的聲音他說并寫結他兩個官長（墨克里蘭特及李威瓦里。）『諸君，右翼的位置必得奪回。』……」

後來他怎樣做？他是不是坐下來草寫命令呢？不是的！他急奔向其隊伍并對他們號呼：「快裝上你們的藥彈，并且集合起來，敵人開始逃走了，但必不讓他們逃脫……」親臨與自奮，便是建立命令的辦法。總司令親臨危險，即刻便可以建立自信心，因為他的個人已溶化於非個人的

羣衆中，他愈是自奮此種自信心愈是增加，牠可激勵其將士在精神上的統一，沒有普通作戰命令能造成此種情緒者，若沒有惟有總司令才能造成的那種道德感覺，則作戰命令將不會產生那許多的效用。

於雪洛戰爭之開始，格蘭德也離開戰地很遠，他遇到了更艱苦的情形，因為以拐杖跛行出彼德堡船倉以前他兩腿已受傷兩天。遇着五千驚怕的迷路者及一切災難的流言，他怎樣辦呢？他馳上馬，他疾馳於前線的各處。他個人立刻便把握了他的部屬，在道德上把他們從紛亂中救到秩序中，再次的總司令以最高武器——個人的因素——獲得了勝利。

這個偉大的人物或任何偉大的軍人係常常如此的，在荒地兵營中，其總司令部常接近於最前線，一八六四年五月六日的戰爭中，福得來線被擊退而結果驚恐，一與奮官長衝於格蘭德所坐的地方并說：「要不要謹慎的將總司令部移至基馬拉路那邊去？」對此問回答說：「還是以砲火增加前線以保禦此地爲好。」

在格蘭德，沒有什麼逃開危險，他常親臨之。當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九赫黎遜海港被佔時，和平常一樣格蘭德在重砲火下前進，正在他寫快信時一彈向他炸發。他部下某官長寫道：「快信的筆跡當即毀燒，這指示在此不安情形下他毫無驚慌。」還有一次當他監督攻擊時，他下馬坐於樹

下寫信。「當時一彈爆發於他的面前，他即刻抬頭一看後，再繼續寫他的信。若干受傷者抬過他的前面，其部屬約漢少校說：『這不值他的注意。』就是這樣一個將軍他能領導人，他不僅以機械的督促而能獲得勝利。

他的大對敵，洛伯李 (Robert E. Lee)，也是一樣的。他與士兵嚴切接觸，以其驚人的英雄主義而侵入北威績里亞軍隊。當基得斯堡戰爭的第三天，他的大攻擊失敗了，他的士兵通退回來。了。李 (Robert E. Lee) 在那裏呢？他在福得來彈火下前進。現為英國官長的福力蠻德爾上校說：「倘若長街接觸是可頌揚的話，那李將軍便是最高尚的。他致力於集合及鼓勵其破壞了的步隊，獨自一人騎立於森樹外之前線——他那常是鎮靜和愉快的面孔，從不表露些微的失望，懸念，和煩惱；他對於任何遇到的士兵他都是說：『在最後一切都會變好的，這以後我們再談；但是，現在，一切良好的人都應集合。現在我們要求一切良好的和真實的人』等」(Three Months in the Southern States, April-June 1863, Siemt-Colonel Fremantle)

一八六四年五月十二日當格蘭德步隊衝破同盟者之尖端而工作於斯坡色爾維亞時，此地位即刻變成嚴重了，李怎樣辦呢？他還是馳向前去。關於此點高爾頓將軍寫道：

李極似戰爭之神，他甯靜的快樂的馳向我的防線之中點，明顯的欲下一個散開的命令，而驅退街苛克或消滅他，我知道他的意事……我想把他生擒以爲同盟者留此一偉大首領。我正在防線中心時，他馳來了。他光着頭以臉向着街苛克的前進步隊。我即刻刺激我的馬超過老旅行者（李氏有名的戰馬）前面，并緊握其韁轡於我手中而阻止其行動。然後，我欲以一種音聲達於我的部下之耳膜而命他們注意，我叫道、『李將軍，你不會使我的士兵發彈的，先生，沒有人會這樣做的。此地另有目的，在你後面的是喬智人，威蹟里亞人及卡洛林人。在任何地方他們都沒有打敗你的。你們會不會呢？兄弟們？』回答之來極似有力的讚美詩，其感動他的心靈遠非別的音樂所能做到者……『不，不，不；我們不會打敗他的。』……我對李將軍大呼，『你必得到後方去。』滿是回音，『李將軍到後方去，李將軍到後方去！』從我士兵的喉中轉動了那一種可怕的力量。』

在世界大戰中有沒有人在戰場前線命令其將領退回而讓總司令獨自一人呢？沒有！沒有人發見總司令這樣的。有時甚至旅長亦不如此，但像我所知道的惟一例外便是愛麗中將有過這樣的行動。爲什麼呢？這是我以後的問題了；他們并非懦弱，反之，他們有許多和格蘭德及李他倆一樣

得勇敢。不是的，這并非懦弱，這是一種從法布（Brussian）戰爭中而起的驚嚇無意識的變動，並且這樣曾在少數年代中抹殺了真的將才，成爲非人性的非精神的將領，直至他們成爲官僚軍人，電話的使用者，戰壕的居住者，轟炸戰爭的機械開機人，好似軍隊自然會填塞炸藥及一切非精神機械而已。

弊病的診斷

自保爲戰爭拱門之拱心石，因爲牠是生命較大拱門之拱心石。沒有人願意在戰爭中被殺者，雖然他渴望死於戰場而非死於睡床。他不願意這樣做，因爲在僅僅「死」中沒有什麼價值，價值在「生」中在「合理的生」中才可以找出。在手與手戰爭的時代，指揮官必得要在前線，勝負可以決於十分鐘之內。於燧石擊火短槍時代也是一樣，火力僅及一百至五十步以內，并且戰爭有時還是以刺刀決勝負。其次便是來福槍時代了，其決勝則爲時較長；牠可以延長至數日，數週，乃至數月，而和世界大戰的情形一樣了。這是怎樣的意義呢？牠的意義是將才變得更要有伸縮性了。今天，將領常能從前線退出來，并且前線的自禦愈固，他愈能如此。但當他正在攻擊時則他必得在場，非僅自己直接還需鼓勵他人；因爲隨他的階級如何變動，他不應忘記他還是一個軍人。像我所指出的，直至一八六五年此種理想還是保存，并且雖然米麗來福的射程大大增加而使將領職務更加危險，牠還是保存於主要的地位。這不僅是武器射程的增加而使牠有所改變，自保的本性也可造成一種避開危險的感覺。在我想，當此種感覺抬頭時，將領身份便開始衰落了。

還有一個因素，我相信是更重要的。這便是我曾指出的組織與現在加上的年齡。老年將領常常是存在的，但在拿破崙戰爭，普通高級將領的年齡都在四十以下；在滑鐵爐時，拿破崙尚係四十六歲，惠靈吞亦復如此。在美國內戰中也是一樣，我的書——格蘭德的將才——曾指出一八六一年二十個福德來軍及同盟軍的官長和將領，他們的年齡都是在三十八歲。法布戰爭中的年齡則增大了，但因此戰爭為時甚暫使年輕的人無法升上去。牠的勝利，明顯的應歸功於優秀的組織，優秀的軍事及優秀的戰術，戰後上校依然領導營部行動，並且即最高將領亦在戰場而立於火線之內。若干年前，我參觀里左威爾的戰場，於其西邊的一鄉村中一八七〇年八月十八的黃昏不魯色爾王坐在那板橙上，當時他讀莫梯克的來書係報告格雷佛洛特的勝利者。當時我很驚奇這樣一個莊嚴的人物與前線如此接近。在今日，國王至少要在後五十哩，或者簡直在柏林。

在戰時講年齡對將才的壞影響，這不能說其有過。在和平時，則可說是兩樣，因為在戰時生理，智能，精神，腦子等等都對於將領的壯毅有損。第一，戰爭顯明的為一年青的勾當；第二，人愈老則愈謹慎；第三，他的理想愈固執，年齡可以賦與人以經驗，但在和平中又不能有的戰爭的經驗，生理經驗亦少。再也沒有在平時訓練的危險能比得上在戰時者；因為在現代，當戰爭一宣佈，訓練便不合時宜了。所以，一個人的心愈是有彈性的，則他愈能接受新的印象與新的經驗，

而其行動便愈能合乎常識，青年人不僅在任何方面都較老者爲有彈性，而且較不謹慎而大有能力。青年人一下便可跳上馬鞍，而老年人則在左右盼顧找人給他的腿子以幫助。

在生理上老人不能分擔戰爭的粗野與跌倒；在本性上他不適合了，他懼怕睡在傾斜的籬笆下，他懼怕以餅乾當中餐，以及那亂陳的早餐，這并非因他的懦弱，因爲他有多年是睡在好好的床被上，檯布陳列的中餐及九點鐘的早餐，他將本性的覺到倘若這些一改變，便不會再是他自己了，而且他是很對的，因爲他是一個不適合的老人了。

拿破崙便是最適合的，當他少年時，像高爾資所寫道，「他在馬上和車中過半日的時間以處制其大軍，然後給他的副官寫十封，十二封，十四封，或更多的信，這個已使速寫家要全部精神應付了。」我常是極康健的；我比離開你時更加强壯，「他從基那寫給嬌絲飛皇后，這是在一八〇六年十月十三日的早晨二點鐘，『然而我還計劃每日騎馬或乘車五十哩。我八時入睡，半夜起床；我常想你尙沒有預備去休息呢？』這樣一個不斷活動的將領是戰爭連絡和迅速行動的第一條件。」

沒有幾年之後，當他在四十一歲時，他承認他自己缺乏了從前的勇氣。「些微的騎馬對我都

是辛苦，」他寫道；大富力德里克也是一樣的。當他四十八歲時「他對其友人德基吐露哀曲說：

『當我氣力衰弱時，我有實踐極克爾斯的工作，衰弱繼續增加，總之當我盼望災難的安慰者時，我便開始墮下了。』

似此我們可以看到生理是怎樣的成爲心理的基礎，并且生理的失敗怎樣成爲他們戰爭上的失敗，怎樣反射於他們的心理感覺。及至戰術，行政，軍事等瑣事佔據其心靈時則更加痛苦其精神。他想成爲有能力之人時，則他爲思想家較優於爲實行家，計劃家較優於領導者，直至他最後成爲一棋手而已。他愈是離開了戰爭的智力，他愈是成爲一慣坐者，直至一種軍事的煩瑣哲學包圍了他的生活。

如此將領職權對其部屬命令的打擊是可悲的，因爲不管一個將領是如何，他總是其部下指揮官的模範。倘若他變爲辦公室內的軍人，他們便要成爲辦公室內的軍人們了；不僅他的工作使他們工作，而且他的精神要轉化他們的精神：倘若他在安全的地方，怎能命令他們到危險地帶呢？倘若總司令不親臨險境，則他們也不會；若他們不做，則他們的部下也不做，直至全部軍隊成爲死滅。

隨着法布戰爭之後幾年有了許多的變化。德國急速的工業化了，工業的精神主要便是物質的與金錢的，而這個偷偷的來到他們的軍隊中，統治其軍隊的思想有四十年之久。根據於貨物之重

量之立腳點，而注重人數之多寡成爲戰爭的流行主義。在法國興起了一種叫做戰爭精神學派，而事實上又并非這樣一個智能的精神學派，他們大談其士兵意志的攻擊；但極少談到將領的前進。事實上他們爲一敗壞風紀的學派，因爲祇勸告士兵爲國家去死，而不勸將領們爲士兵們去死。在英國我們便保持了那舊的理想，至少大部分保存，但被外國的軍人譏笑我們這樣做而已。當西非戰爭之末將領與士兵的個人連結還是保持；但世界大戰爆發後，我們的高級指揮官便變了，他們即刻轉入非個人命令的旋渦，這個腐化了大陸的將才有四十年之久矣。

遊牧軍隊所以不重將領者，不是因爲牠改變了軍事，而是牠阻止軍事發生變化；其理想不是改良戰鬥的質量，而是增加戰鬥人的數量。新武器年年增加；但主要其舊軍隊依然保持，認人數爲基本的因素，結果戰爭爆發了，此種軍隊崩潰而將才失其效力。人數所增加於行政上的害處是後方的服役；一天天的變化，將領職權變成爲軍需官似的將領職權，直至世界大戰一切較高指揮官再也不與軍需官有什麼兩樣。

像將領這樣一天天的限於辦公室內，并且因此他和他的部屬離開，他不以個人因素去連絡，而以機械化的電報電話去連絡了。他們能建立連絡，但他們獲得那點僅以拿出次要指揮官於火線以外的方法，甚至常勸誘他們不到戰場去，所以他們常可互相招呼并備他們的上峯呼喚。在世界

大戰中再也沒有比這事更可怕的了：下級與營指揮官以至與坐在電話間的全軍指揮者的連絡，他們以討論，討論，討論，代替了領導，領導，領導。

謬妄的是，以爲電話的關係，指揮官愈是在後方，愈能使將領的觀念不受地方偏局的影響。這是很謬妄的，因爲在某限度以內，他愈是遠在後方，他便愈離開了精神的實際，并且除非他能覺察以外很難正確認清事物，確實的，在大軍隊中，連絡好了前衛也佈置好了以後，總司令不應留於前鋒。但設若他是不能管理他自己感情的人，并爲目光偏狹而被人輕視其知識，卽認他爲不好的將領時，他便不能超過後方二十哩。因爲倘若他這樣做，這將因其有限的自制能力，他便要強烈的受到後方空氣的影響，和他在前面所受影響一樣。這樣一個人改變位置是無用的，惟一醫治法是改變其職位。

將領降至幫助的地位，此種謬妄還可依然存在，因爲除非他不能與分隊衝突以外，地方的情形還是要獨佔其注意力。愈是烏瞰——愈好；愈能感覺地方情形——愈好；因爲每個都是真實的圖畫及真實的感覺；這便是說每個都是精神的和生理的感覺。一個不能在彈火線內看得清楚動得合理的人在修道院實踐在戰場爲適合。

所有此種影響都由年齡而產生，并且使着將領愈是年老愈是落到後方去。將領愈是謹慎，他

愈是重覆思維他便愈要找他人的幫助。

德國的制度便看到了此點困難尤其是智識方面的困難。牠承認老年人不能成爲優良的將領，並且爲了克服老年而改革了將領職務制度，牠是現代軍事中的最有價值的然又是最有傷害的革新。

從前尙有一種將領屬員，內面包括有副官，但非盛裝年輕專做諂諛工作者，而是傳達將領的命令并監督其實行的經驗豐富之人。雖然此種連絡與管理制度與拿破崙時代一樣有價值，現在是不同了；因爲現今的屬員官長與從前的副官大有變動了。

這樣的屬員無論如何在他們本身是不足夠的，因爲戰爭是變成了高度的專門化與複雜化。德國制度所以走錯的是牠設置一種不負責不打仗的委員於將領之上，建立了一種官僚而抹殺了將領職權。倘若將領爲一老虎，他的屬員便從小羊羣中選擇；倘若他人似綿羊，那便從虎羣中尋找了。其目的并不是分担將領的非作戰之瑣事因而給他發展他的個人；而是限制及刺激他的個人因而建立一種統一的主義和行動。總之，似此則過度的人數不會做過度的限制，其目的在排除個人的因素而使百萬大軍成爲一個平穩轉動的機械。此種理想其可怕恰似其野蠻，在歐戰三週內便可鄙的崩潰了；因莫蒂克在離前線一〇〇哩的地方的斯培，便不能統治德國的軍隊了。

倘若以屬員作爲將領的僕役而不以他爲獄卒的話，則無人能否認其重大價值。如我所說過的屬員沒有責任，但有義務，因爲他無權決定與命令。他可以建議，但無行動結果之責任；惟有將領才是責任者，因此惟有將領才應該而且必得要決定，尤有進者，他不僅要判斷其屬員的建議，而且他必得辛苦精製決策。多少將領對他們的屬員說：「給我一切的事實與建議然後離開半小時，我將給你以決定的。」其決策常有即來自其屬員者，而常係從較老者中而來，因爲他們嘗相信愈是早從參謀專校出來的則知道的愈多——有時他們是不錯的。有多少將領是製定他們自己的決策，指出命令的要點，或在平時實行實際訓練呢？我曾爲將領屬員十五年，以我的經驗對此問題的答覆是：「很少，」當我執行旅部的命令時，我的旅長常驚奇我做的在他看來是他的工作，但事實上應爲我的，即是我做那旅部的訓練計劃，這個在從前是嘗爲旅長自己做的。

此種事情怎樣影響將才的個人因素？牠們抹殺了將才。爲什麼呢？屬員成爲管理一切的官僚政治，似一章魚之噴墨汁并以其觸鬚伸於每一偏角去。除了快刀切去以外牠將如蒙果樹之生長，并且牠愈是生長，則愈將蔽掩了將領。他們建立工作，建立辦公處，而且建立後方精神。戰爭一宣佈，總司令（及許多幫助將領）便成爲小人國的易欺者被無數屬員腦筋之線所束縛於辦公室內

一八六四年於他的廣區戰爭中，格蘭德將軍管理五軍人戰鬥人在五十萬以上，行動於半部歐洲大的區域。其總指揮部的屬員祇有十四人。我真驚奇這個怎樣去與世界大戰末年多格拿斯格海在蒙特利的屬員相比呢？

所有這些事情，量數，年齡，複雜，學說，屬員組織，等等到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期間已長到了最高峯，并且伴着他們那種無意識的自保本能之耳語將將領帶出戰場之外，并且於命令反人道戰爭中抹殺了個人的因素，而因此野蠻化了。讓我來看怎樣此種可憂的事件得以醫治。

醫治之設計

各種的弊病既已診斷，或者說至少最普遍的今天影響於將領職權者既已診斷，除了提出醫治的方法以外，我上面的批評將無甚價值。這個可以於試驗及錯誤的密切過程中發見之，這便是讓事情去變化而使經驗指出我們的錯誤；或者以反應的方法：這便是盡量合乎羅輯的去思想事物，然後在平時來測驗我們的結論。倘若此種手續在公平的非自私的方法中完成了之後，那雖然我們或不能建立十分健全的組織，毫無疑問的我們將減少弊病。

我們怎樣開始呢？分析問題，把握三個因素，即將領，他的屬員及軍隊，或者——腦筋，神經系統及一切軍事組織的骨幹。

開始便談將領，像中國俗話所說魚從頭爛起，我們怎樣的去試測他呢？他的工作，和其他人一樣，係由三原素所鑄成——身體，智能，和精神。我將依次的研究此三項。

生理，健康，氣力，能力等這都是主要的資本，而且無疑問的青年人較老年人為優良。

拿破崙之所以說不讓四十五歲以上的將領到戰場去，除了名位以外不能給六十以上的將領以任何

職務，這便是他想到了指揮中的生理因素。承認此年齡之定律後，稍一研究歷史便能告訴我們他的主張之不甚謬誤；雖然任何律都有例外，至少百分之七十五的歷史上的大將領都在四十五歲以下。

此地有我們的大困難。和平的時候不能讓我們對年齡上有所淘汰。在我們自己的軍隊中我們發見五十七歲的旅長，六十二歲的中將，以及六十七歲的上將，我想雖然此種年齡可以減少若干年，但切不能減到拿破崙那種規定；因為倘若高等軍官至四十五或五十歲便被迫退職，則很少父親將送其兒子入軍隊，事實上軍隊便不能存在。

解決此問題的一辦法便是清楚分明「平時」和「戰時」的不同；承認老者得在平時和我們同在，并且因此便應在戰時把事情安排得不同。

我的提議是：承認拿破崙四十五歲的最高限度，小心的從三十五歲至四十五歲間選拔官長；官長之能有最高指揮能力者，在戰時便不應計其階級地位之如何而升其為最高攻擊指揮者；老者或給他們做保守工作，或者在家內訓練新兵。

即刻對我此提議便有兩反對意見即：(1)此輩官長沒有指揮的必要經驗，及(2)當戰爭爆發後他們對於「構成」是外行，對他們的官長也不甚瞭解。

注意到第一點時，爲應付行政工作起見，在高級組織中的例行公事經驗確有相當的價值；若你想我們軍隊的指揮廣大權力可由一旅長或一軍指揮官去散佈這簡直是神話。我的經驗是僅有兩個單位——隊及營——中的命令是直接實在的頒佈而非紙張的表示，命令一下卽由行政組織盡量接收過去。像一個旅長，我發見是無限時間在我的處制權底下，而極少我能命令，這恰似一將領屬員之於一個以上的獨立指揮官。一切我能說的是我應立於這較高位置，而不應在其次的。在我們十足良好組織的軍隊中，沒有一個旅長，獨立指揮官，或總司令被賦與以使用兩片士之權，若無一先令價值担寶物批准的話，這兒沒有真實的責任性及真實的較高命令。

在第二項說，確實的，年老對於將領知道其部下官長姓名毫無妨礙，而且明顯的有若干便利。但若在戰時，他便居於別墅或避於地窖，那末則毫無關於他知道其官長是否在火線上了。還有，若他遇到腰痛或肝寒冷等打擊時，他便睡於床褥之上，則此種便利又要打上折扣了。像我所指出的將領的適當位置是與他的部下同在，分担他們的不安與危險，并且像我以後將指出的戰爭中的新趨勢便加重於此點，我設想以青年人去指揮，無論如何是在兩種災難中選擇其較少者，而此較少災難像我將指出的在平時是可以設法減少的。

現在來研究第二要素「智能」。一個人的最高智能是在三十五至四十五歲之間，并且這是可以

事實證明的，大藝術家，科學家，哲學家，詩人，發明家，企業家，專門家等大多數都在四十五歲以前完成他們的傑作；因為在中年時，一個人的意見變固了方向，幻想野心衰退下來。

若「有希望的指揮官」名單業已擬定，像我所提議的，在平時便應給他們將來職務之訓練，并且可能時還應使他們到他們所將命令的軍隊中去，因此他們便可瞭解他們將來的助手。當他們能知重要裁判等動作，便應給軍隊他們訓練，當他們能自己練習時則可不要步隊；但有時還要不用官長幫助的去練習——此種制度我現在將加以說明。

形式上，在高級指揮練習中，制定由參加工作的屬員提出問題及每問題之詳細節目，那時受測驗的那個他們的將領便坐在傍側，注意一切的進行。當佈置設計完畢時，便有一個官樣的對行動命令的長久討論（這不是在戰時用的形式），而此種命令係由屬員所頒佈者。如此嘗當使卑賤的僕役焦頭爛額而當時他們的主人則反現輕視，好似他們不確知道弊病在什麼地方。

我製出了二十個練習，并參加一打的屬員旅行，雖然在我的意見是我的各種將領很少滿足他們智識慾，我無論如何發見了此點：練習指定的某軍事科目是無甚價值的。應該要實施的練習是將領的人格及其常識。什麼是他們知道什麼是他們不知道的；什麼他們敢於去做，什麼他們不敢做？這些事情之關於將來勝利與失敗者較多於作戰命令這個那個之點綴也。因此我提議這個：一

年中應有二三次不要屬員的集合，并給他們以簡單參謀專校的練習詳習做出來——判斷，作戰命令，行政訓令，等等，若任何將領做不好祇有百分之五十的分數時，便應被迫辭職。倘若有了這樣的制度，便可以使他們苦心精究，我可斷定將才的智能一定大大增加而升級便容易了。

再者，一九二五年我們軍隊的廢棄那舊訓練制度是一個很好的事體，這不僅教育了聯隊官長或他們的士兵，而且牠試驗了將領，關於克潛重爾君主我們讀到下文：

「於渥德蠻他的光榮勝利之後，克潛重爾君主通告一新的軍事攻擊，因為英國將領的訓練不是決定於廣大英格蘭而自然要失敗。他讚仰偉大德國的教練方法，因其惟一方法可使將領實際掌握巨大羣衆。戰後他被選爲駐印總司令，於是他自由的在駐印軍中實驗他那教練方法，而爲英國及其任何殖民地所不曾試驗者」。

此心靈方面，智力方面是難於試驗難於提議的。制度，練習，教練指揮，牠們本身使與知識的試驗無甚區別；但將才需要更多的，因爲真的將領不但要爲知識的應用者尤需爲知識的創造者。關於那一類的知識呢？答案是心理方面較重要於行動方面。此地歷史可以幫助我們，并且不要呆板的認牠爲做磚塊的泥坑而應認他爲心理礦苗的不衰石井。某將領在某日子做些什事情這是無關宏旨，最重要的是——在某種環境下他爲什麼這樣做。教育的目的其學習「如何想法」較多於

其發見「想什麼」。甚麼是一種行動的統治原因呢？甚麼是軍隊的機械之性質；牠能做些什麼事情？這些都是一個受過教育之心所應問他自己的。

我記得有次遇到法國的教練，在一個練習之後德拍里將軍問一個分指揮官解釋他的計劃給他聽。這個官長開始說——「我的機關槍……」時即被德拍里所切斷，他高聲的說：「算了你的機關槍吧，我要你的理想！」

記憶力強是一很大的資本，因為將領所知道的是限於對其工作的調音和調色而已。但貯藏知識必得要有方法，記憶必不可如開舊書店似的；牠必得要如精心設計的圖書館，其中的書籍都是他人的經驗及記錄他自己的經驗。然而戰爭中并無這許多知識係包括於此等書籍中者，而此記錄筆記則甚重要，因為牠觀透了作者的人格。「知道你自己」是最智慧的字句；然而在我們的現存制度中，雖然不能否認自知，自己表現還是常與法規衝突。我們不承認法規的目的係在作戰機器中產生秩序，并且不承認牠不會將管理牠的人之心靈絞斃。

「若你不加反應則經驗的好處是什麼呢？」大富里得里克問道——確實的什麼好處呢！并且倘若說反應求人為他自己個人利益的話，若某人有勇氣要為他人謀利益時此要求還是可以加以改進的，為什麼我們軍人在這方面這樣癡呆呢？為什麼我們對於真理，於事實，對實際性，對於

可能性，對於或然性，甚至對於明顯的確知等這樣恐怖呢？答案是因爲我們心靈系統之訓練是癡呆的。當我們對一個大鑑長的研究，不僅是研究他的勝利與失敗，而研究他的生活時，我們將發見什麼呢？其中的大發條爲本質，從此產生一種突然不料的行動。有許多戰爭係失敗於其過去的心靈，及失敗於其習慣，而我們的制度使告訴我們說其所以失敗是由於在教室內時沒有超越過此種呆板條文。軍人也向前思考這是可想而知的，但給此種思考以愚蠢的阻礙。軍隊的幸福是脫離那種死形式之負擔，而由一種自然的，非壓制的，新的常識去管理。則不僅是幸福而且是三倍的幸福呢！卽如僅僅將領有此主要自由都是較好的。而且既不給我們以競爭的自由并限制於小小道路，則研究的天才還有什麼用呢？

這是可怕的，一個伍長因知識的關係輕視他的隊長，隊長輕視他的上校，一直上去使教育長成爲光桿的可羞的，這便是將領職務的腐爛之源。智識的勇力是一種防腐劑，雖然理論上說將領的訓練應從搖床上開始，而實際還是開始於青年時之入軍事學校。在此種因襲主義的中心中，我們看到了什麼呢？是無數的將領才能之精神？——沒有的！僅僅是我叫牠做「板球戲複雜」的滲入而已。

遊戲與運動在筋肉的放逐與恢復上有很大的價值；但對將領則其軍事價值不多於四絃琴之彈

弄及明信片之繪畫。所有這些消遣都有若干價值，但牠們中沒有一個能促成將領的最高價值。什麼是海黎伯，凱撒，阿多爾佛斯，大富里得里克，拿破崙等他們所玩的遊戲呢？他們中最大的亞力山大願意與國王的兒子競爭，但專門運動他便認為不甚適合。「板球戲複雜」怎樣阻礙我們呢？一種享樂的理論說我們娛樂是使我們成爲軍人的最好方法。「誰遊戲誰便被付以高陞的代價」這是一種崇拜的聖典。此種享樂理論的結果是心靈的絞滅，當板球跳於空氣內時，大砲球便要跳出心以外了，軍人職務失掉了刺激便變成了「商店」。一切軍事事務都變成討厭了，對於固定的例行的訓練與組織都將加以忽視，而牠們再不煩惱我們了。在世界大戰之後告訴我們十年之內無第二個戰爭。「感謝上帝！」將領們耳語着，「我們要退麻了；讓我們享樂一下吧——讓我們來遊戲。」此幻想的十年業已過去，雖然世界是醞釀了戰爭，但又另有一種享樂理論說我們軍隊是「警察力量」。「感謝上帝！」將領們說，「什麼是警察們所做的呢？他們穿着皮靴拿着棍子走上走下而已！好的，讓我來和他們競爭一下吧；我們可以走正步；在任何情形下我們有刺刀，而警察則僅木棍而已——并且到下午我們還可以來套小小玩意」。

從我們的「想什麼」的制度中我將改他爲「如何去想」，因爲除了我們有正確的想法後，便不能激烈的變化。

在將領職權中和公民職權中一樣，「如何去想」所限定嗣續的什麼呢？一羣困難的因素。第一便是意志，這是安排於人格之底的。另外則我叫這意志為「心的重力」。我寫過，「如重心之目的係使着石頭向地心去休止，一切物體到地心便停止活動了一樣，在戰爭中指揮官意志之目的便是使敵人停止活動，并剝奪其一切的運動力量。」(The Foundation of the Science of war. Colonel J.F. C Fules 1926) 克洛威資說：「意志并非為一完全不知的量；牠以今天是怎樣而指示明天將怎樣……從大多數他人的意見，從他是什麼及他做什麼之當中……敵對兩方都能知道明天的。」(Onwar Karl von Clausewitz 1908)

我們的制度也十分相信意志是一可知的量，因為我們的法規并不是不提示我們說，戰爭的最高目的是以我們的意志壓倒敵人；但在平時我們制度中此種壓倒比之於其大量產生的損害則微乎其微矣，并且大部分是由於我們法規的聖經化。倘若某種著作是神聖的話，這便不能加以批評與疑問。在管理中毫不能發生疑問而跟着法規做，僅給他們腦筋以最小的上訴。他們本能的叫道：「多安適啊，這些書都節省我們思索的麻煩！」似此則腦筋骨化了戰爭失敗了，因為祇有斯巴達的戰爭理論才能使將領知道他的敵人在將做什麼。這便是軍事思想之所以常退化到「戈刺」理想——戈刺理想是簡單的弄戈架車而已——退化到育嬰房及原始農業時代的軍事了。

意志的壓倒要求什麼呢？理性；因爲在戰爭中雙方的意志都要求表現理性以獲得功績。「戰爭中的行動必得要合乎理性，並且……必得要一好理性至少一壞理性；若整個無理性時，則我們便要到瘋人的地位了。」

「倘若我們在任何單一事件中能瞭解真的理性，然後我們便能把握原因與效果的關鍵，并且若我們能做這個，我們便能預料事件之發生而得以準備去應付。我們的理性是我們行動與我們計劃精神的指導者……我們必得分拆原因并發見我們失敗的地方；如此強迫牠們告訴我們便能化災難爲幸福。」(The foundation of the science of war)。

爲什麼我們不能這樣做呢？并不是我們缺乏想像力，而是壓制了我們那有的一點點。我們軍事的理性不是建立於下次戰爭的可能性上，或者甚至或然性上，也不是甚至於建立於過去戰爭的實際性上，而是建立於不能性上。倘若我們希望思想清析，便得停止模仿；倘若我們希望停止模仿，便要運用我們的想像力，我們要訓練我們應付非常的能力以代替訓練去割稻與曝乾，我們的前進口號是胆大妄爲而不是謹慎從事。穩重可以成爲好的妻子，而不能成爲好的將軍。穩重第一便愛在板球戲中阻塞各球；無論如何即從此遊戲中還足能學到若干軍事事務。

最後，要談到精神方面矣。此問題與主要問題是二而一的，即是給將領以責任意識，這是決

策和解決的關鍵，并使他不受總司令部的限制而使他與部下相溶合，表現給他們看，講給他們聽，并且證實他是一個活的人性的個人的因素。

此兩問題中的前一問題係有賴於我們訓練制度之改造。在戰時和在平時一樣，個性較重於統一性，個人較重於符合，本質較重於學習。克洛威資說：「戰爭是一機會之省份。沒有其他人類活動係讓這個闖入的」。確實的，沒有法規及條例之能包括將才者。像大藝術家一樣將領應有天才，若他沒有時，他便不能再懶於去發展其天然的才能，而不是去壓制他。我想，我們現存的制度是建立於大量無意識的命令之壓迫之上。老者常禁止青年而不歡迎批評，因為沒有批評，則不能有進步。像我嘗指出的最容易頒佈的課程是訂定條例及法規而命人盲目的服從；然而機會并不知什麼是強迫，而這種條例與法規便極易牽制智慧與本質。我這主張明顯的似來自「布爾雪維克」所用嘗賦與各人以思想獨立的主張；倘若此種「惡行」能教訓我們如何去運用我們的常識及高談而不畏懼，倘若常識及自信將幫助我們在下次戰爭中獲得勝利時，則任何名義於我們何有哉！在我看來，我們現有的訓練制度係布魯塞爾的而非英國式的，牠所建立的我將叫牠為「懦弱海盜」，此輩以罰跪說服人的軍事家他們掠奪軍隊係以驕慢的言詞而不是以刀。

第二個問題是更加的簡單。到了營指揮官便應有一副指揮官，他是正指揮官之後補者而不是

行政母雞之癢指揮部蛋，所以在戰爭中每個指揮官，從營長到總司令都應有一個執行副指揮官，他在任何時可以代替正指揮官，因此使正指揮官對其步隊有較裕的時間。平時在集體訓練季節時，我提議名冊上的官長便可常常擔負工作。當將領遇害時則不會有什麼紛亂，像斯托渦爾茄克遊之死於陣西洛威爾，即由副指揮官負責，口號是：將領死了，將領萬歲！如此的制度極明顯的必需而簡單，我不知道爲什麼至今尚未實行。其原因或者是：大陸軍隊總參謀——非執行官長之建立——蒙蔽了執行官長的價值。

現在我要談到神經系——屬員了。

不久以前，我曾提示一八六四年格蘭德的屬員及一九一八年多格拿斯海格的屬員之比較，這似乎可說我將提議英國總司令的屬員應與格蘭德的相近。答案是：「是的」與「不是的」兩項。「不是的」者，明顯的是今日的戰爭較美國內戰複雜多了。「是的」者，因爲和一切戰爭中司令部屬員一樣實際都可由大數目減到十四位。敢於說，無論如何，這是不可能的，因爲此數目不足以建立將領與大團體間之關係。在理論上說屬員的理想是減輕將領的工作，在實際上上次大戰證明了屬員愈多，將領愈變爲集注屬員的工作。每官長都是章魚的觸鬚。

克服此種困難的最實際方法是消滅將領屬員，而代以舊式的將領屬員副官，并使全體屬員都

是專門家，商議者，等等，在一總屬員之下以連結各個屬員。若此點能夠做到，則再不需將領注意屬員的工作了。其副指揮官當其外出時可以在指揮部內，并且惟一屬員之需連絡者為總屬員，而他自己的屬員——將領屬員——便不與他商議而僅僅監督將領命令之由其附屬指揮官服從——此等個人屬員在事實上是將領腦筋的擴充。

現在我要談到第三的最後問題了，這便是軍隊的影響及武器對將領職務的影響。如何才能使我們減少數量及複雜，并且減少戰場的危險而使我們打勝以前將領及總指揮之供給源源不絕呢？

倘若我要錢匠為我做一只錶，那他是否選一鶴嘴鋤，一起貨鉤，一蒸汽錘等做他的工具呢？不是的——他選工具必得適合其技術。這是最重要之一點而為戰爭理論家所忽略者。將領必得要給他一他能指揮的軍隊，而不僅是他能帶入戰場的軍隊而已。亞力山大繼承了一波斯遊牧軍，他沒有獲得印多斯的近地，他是否走出了希臘都成問題。給一個現代將領以二〇〇〇〇〇〇多個軍隊，并有現代的設備，似此軍隊可有每分鐘發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砲彈的火力。但不管其怎樣巨大的火力，一切技術，戰術及軍略都將消滅；因為他與羣衆所能做者僅是向其敵人前進，并試想將其吞食下去，恰似華拉及其軍隊之被紅海所吞一樣；因為此種大量軍隊之指揮不能較優於蓄牧衆

多的也克色斯及打力士。然而若他們立定射擊時，則沒有能消滅他的火力。

我們現刻戰爭的認識，發胎於法國，而實現於不魯塞爾，是極端奇怪的，浪費的，野蠻的。牠與洛斯基的英雄理想相反；因為牠「活動」時，牠需要數百萬的農民與工人，用後便整個的將他們屠殺。這不會較之「野蠻狐羣之狂暴」有所多少。

如何我們才能改變這個呢？排除我們心中那種遊牧軍隊的理想，此種理想是野蠻人羣的。甚至我們不能或不願這樣做時，科學與工業也會為我們去做。在大範圍講，從一八五〇至上次大戰，此等雙生的世界火力給了我們一種體量；現在便開始給我們以質量了，摩托化與機械化的最後將不可避免的如火器發明使優秀步兵打倒騎兵一樣。

此兩種力量不獨給我們以質量，牠還大大的減少了我們軍隊的體積，因為摩托化機械化力量之產生便阻止冑甲遊牧軍之興起。牠們將戰爭簡單化了，因為現在我們以新舊工具之混用而將軍隊組織複雜化了，這恰似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時所為者，為步兵人之坦克裝以馬具，為騾馬之拖曳物裝以盔甲，我們會相信其為同樣愚蠢，現在我們將找到一種裝甲力量之最簡單最易指揮和馬波羅軍隊較之於高斯達渥阿多飛斯軍隊一樣。

然則機械化對於將領職權的打擊怎樣呢？第一裝甲武力之小而易動，較之非裝甲遊牧軍更能

給將領以較好的平均武器。第二因可以阻礙槍彈，流彈之加入將領的危險將大減少起來。第三的那最重要的一點，機械化軍事如海中戰事一樣，將領不坐於坦克內及在坦克內得管理其他坦克，這極似海軍上將之不坐於旗艦內而架小艇。

如此，在長久歲月人類慘殺進程之旋轉中，我們是如被魔術家棍子之指揮，浮退到了亨利愛德華(Henry V Edward)布拉克王子(Black Prince)理查得(Richard Coeur de Lion)等時代。所以，除非我們的將領在其禦彈鋼甲中表現其英勇外，則機械化之價值不會較多於金屬沙船矣。

在如此的戰爭中，誰是較好的將領，是不是身體智識精神較好的將領呢？六十五歲還是四十歲？五十五歲還是三十五歲？因為沒有戰壕，沒有固定的辦公室，沒有別墅，但是撞擊的機械及亂陳的早餐。明顯的答案是；在十分之九中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其容易恰如大衛得(David)之打打高力士(Goliath)。

結 論

現在要結束這簡短的而最重要的問題之研究了，此問題——將才——是在下次戰爭要發生的，一切我要說的是：我們不是大陸國家，因此讓我們停止抄襲大陸的將才方法，而代以我們自己的吧。是否瓦爾富及莫爾是白死了而我們忘記其爲了多賴及富蘭克呢？是否惠靈吞之集合於滑跌廬，魯伯特之領導其先鋒於凱丹海等僅給我們在寒夜讀其史跡呢？我們可爲國家的主人，但我不能爲國家的首領嗎？請看地圖吧！每個紅點線都是無數英雄所奪取的，而其首領都是恥於不分担其部下之辛苦與危險的。因此我說，讓我們來實行那英勇的將領職權而回到那老的觀念去，即：無論如何，將領必得和其同伴一樣其身體心靈都應還是一個軍人。

附錄

百個將領的年齡

下面的表格係無私見的來證明年青本身便是軍事的精神。其中的姓名與事跡係從回憶中錄出，年齡與時間則係以後考證者。有些生時不明瞭者我都加以改正。一八六六年以後的將領則未列入，因為從此時起將領職務便衰老了。可注意的有趣之點是：依照此表格的平均年齡，或說最高年齡是四〇・三六歲；并且百分之七十五是四十五歲以下，祇有百分之四是六十或六十以上。

倘若對上面的人數及年齡用圖解表現（看第一圖解），則發見最有能力的將才是在三十歲至四十九歲之間，其尖峯則在三十五歲及四十五歲之間。第二圖解係表示從一九一四年一月至一九三二年一月間英國將領的年齡。第二圖解中的平均年齡是五九・九歲；是則超過「最有能力將才」年齡十歲。這便說明了歷史上偉大將才所以稀少的原因——平時的條件不合於戰時的需要。第三圖解係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二年將領人數年齡的綜合圖解。從此圖解中可以看到「最大用處」的時期是在五十五歲至六十五歲之間，其尖峯達到五十八歲至六十二歲之間，這個，據我看除俄國外較

之許多外國軍隊都要佔優勢，聽說祇有俄國的最高指揮官年齡是在四十至四十五歲之間，於此點我是沒有證據的。

關於年青對將才的影響，一七九七年一月二十日波那拍特（Bonaparte）寫給董事部的信是很有趣的：

「……關於師部將領，除非他們是特出的官長外，請你不要送給我；因為我們的作戰方法與其他的大異，我不能隨便付託一師人給將領，除非經我試驗了他們二三次以外。……爲了軍隊與國家之前途最重要的是給我以年青的人們，因為他們才能去實行活動的戰爭與指揮訓練；此種性質的戰爭才能使我們獲得最大的成功」。

此時波那拍特年僅二十有七，並且因他的聲望而使牠成爲歷史上最著名的戰役。

人名	事跡	時期	年齡
<i>Xenophon</i>	<i>Battle of Cunaxa</i>	401 B.C.	29
<i>Epaminondas</i>	<i>Battle of Leuctra</i>	371 „	47
<i>Philip of Macedon</i>	<i>Captain-General of Greece</i>	337 „	46
<i>Alexander the Great</i>	<i>Battle of Arbela</i>	331 „	25
<i>Eumenes</i>	<i>Defeat of Craterus and Neoptolemus</i>	321 „	39
<i>Agathocles</i>	<i>Invasion of Carthage</i>	316 „	45
<i>Demetrius</i>	<i>Siege of Rhodes</i>	305 „	32
<i>Pyrrhus</i>	<i>Battle of Asculum</i>	279 „	39
<i>Philopoemen</i>	<i>Battle of Mantinea</i>	208 „	45
<i>Hannibal</i>	<i>Battle of Cannra</i>	216 „	33
<i>Scipio Africanus</i>	<i>Battle of Zama</i>	202 „	33
<i>Gaius Marius</i>	<i>Conquest of Numidia</i>	106 „	49
<i>Julius Caesar</i>	<i>Battle of Lyons</i>	58 „	44
<i>Arminius</i>	<i>Battle of Teutoburger Wald</i>	9A.D.	27
<i>Alaric</i>	<i>Sack of Rome</i>	410 „	40
<i>Theodoric</i>	<i>Battle of the Sontius (Isonzo)</i>	489 „	35
<i>Clovis</i>	<i>Battle of Poitiers</i>	507 „	41
<i>Belisarius</i>	<i>Battle of Tricameron</i>	535 „	30
<i>Chosroes I</i>	<i>Syrian Campaign</i>	571 „	40
<i>Charles Martel</i>	<i>Battle of Tours</i>	732 „	44
<i>Charlemagne</i>	<i>Capitulation of Pavia</i>	774 „	32

人名	事跡	時期	年齡
<i>King Alfred</i>	<i>Siege of London</i>	895 A.D.	47
<i>Mahmud of Ghasni</i>	<i>Indus Campaign</i>	1001 ,,	30
<i>William I (England)</i>	<i>Battle of Hastings</i>	1066 ,,	39
<i>Saladin</i>	<i>Conquest of Syria</i>	1174 ,,	36
<i>Richard I (England)</i>	<i>Battle of Arsuf</i>	1191 ,,	34
<i>Jenghiz Khan</i>	<i>Crossing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i>	1213 ,,	51
<i>Simon de Montfort</i>	<i>Battle of Muret</i>	1213 ,,	53
<i>John (England)</i>	<i>Battle of Bouvines</i>	1214 ,,	47
<i>Edward I (England)</i>	<i>Campaign in Wales</i>	1277 ,,	38
<i>Robert the Bruce</i>	<i>Battle of Bannockburn</i>	1314 ,,	40
<i>Edward III (England)</i>	<i>Battle of Crecy</i>	1346 ,,	34
<i>Timur</i>	<i>Indus Campaign</i>	1398 ,,	62
<i>Kenry V (England)</i>	<i>Battle of Agincourt</i>	1415 ,,	28
<i>Charles VIII (France)</i>	<i>Conquest of Italy</i>	1494 ,,	24
<i>Gonsalvo de Cordoba</i>	<i>Italian Campaign</i>	1495 ,,	42
<i>Castonde Foix</i>	<i>Battle of Ravenna</i>	1512 ,,	23
<i>Gortes</i>	<i>Conquest of Mexico</i>	1521 ,,	36

人名	事跡	時期	年齡
<i>Pescara</i>	<i>Battle of Pavia</i>	1525 A.D.	36
<i>William the Silent</i>	<i>Defence of the Netherlands</i>	1568 „	35
<i>Henry IV (France)</i>	<i>Battle of Ivry</i>	1589 „	36
<i>Maurice of Nassau</i>	<i>Defence of the Netherlands</i>	1600 „	33
<i>Gustavus Adolphus</i>	<i>Battle of Lutzen</i>	1632 „	36
<i>Wallenstein</i>	<i>Battle of Lutzen</i>	1632 „	49
<i>Banër</i>	<i>Battle of Wittstock</i>	1636 „	40
<i>Torstensson</i>	<i>Battle of Breitenfeld</i>	1642 „	39
<i>Dncd' Enghien</i>	<i>Battle of Rocroi</i>	1643 „	22
<i>Cromwell</i>	<i>Battle of Naseby</i>	1645 „	46
<i>Montecucculi</i>	<i>Battle of Zusmarshausen</i>	1648 „	39
<i>Monk</i>	<i>The Dutch Wars</i>	1653 „	45
<i>Turenne</i>	<i>Battle of the Dunes</i>	1657 „	46
<i>Luxemburg</i>	<i>Retreat to Maestricht</i>	1673 „	45
<i>Marlborough</i>	<i>Battle of Blenheim</i>	1704 „	54
<i>Eugene</i>	<i>Battle of Blenheim</i>	1704 „	41
<i>Peterborough</i>	<i>Campaign in Spain</i>	1706 „	48
<i>Berwick</i>	<i>Battle of Almanza</i>	1707 „	37
<i>Charles XII (Sweden)</i>	<i>Battle of Holowczyn</i>	1708 „	26
<i>Saxe</i>	<i>Battle of Fontenoy</i>	1745 „	49
<i>Frederick the Great</i>	<i>Battle of Rossbach</i>	1757 „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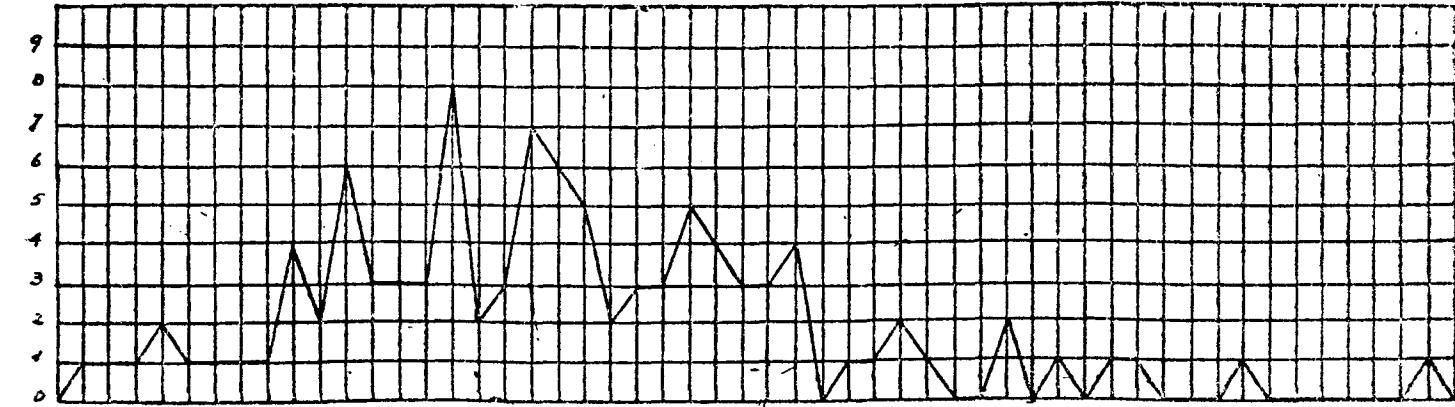
人名	事跡	時期	年齡
<i>Seidlitz</i>	<i>Battle of Kolin</i>	1757 A.D.	36
<i>Clive</i>	<i>Battle of Plassey</i>	1757 „	32
<i>Amherst</i>	<i>Capture of Louisburg</i>	1758 „	41
<i>Wolfe</i>	<i>Capture of Quebec</i>	1759 „	32
<i>Washington</i>	<i>Campaign of Yorktown</i>	1781 „	49
<i>Greene</i>	<i>Battle of Guildford</i>	1781 „	39
	<i>Court House</i>		
<i>Dumouriez</i>	<i>Battle of Femappes</i>	1792 „	53
<i>Hoche</i>	<i>Battle of Froschweiler</i>	1793 „	25
<i>Moreau</i>	<i>Battle of Turoing</i>	1794 „	31
<i>Jourdan</i>	<i>Battle of Fleurus</i>	1794 „	32
<i>Massena</i>	<i>Battle of Rivoli</i>	1797 „	41
<i>Desaix</i>	<i>Battle of Marengo</i>	1800 „	32
<i>Lake</i>	<i>Battle of Laswari</i>	1803 „	59
<i>Soult</i>	<i>Battle of Austerlitz</i>	1805 „	36
<i>Napoleon</i>	<i>Battle of Fena</i>	1806 „	37
<i>Lannes</i>	<i>Battle of Aspern Essling</i>	1809 „	40
<i>Arch-Duke</i>	<i>Battle of Aspern Essling</i>	1809 „	38
<i>Charles</i>			
<i>Moore</i>	<i>Battle of Corunna</i>	1809 „	48
<i>Gerard</i>	<i>Battle of Borodino</i>	1812 „	39
<i>Wellington</i>	<i>Battle of Salamanca</i>	1812 „	43
<i>Ney</i>	<i>Battle of Borodino</i>	1812 „	43
<i>Blucher</i>	<i>Battle of Waterloo</i>	1815 „	73
<i>Bugeaud</i>	<i>Campaign in Algeria</i>	1836 „	52
<i>Pelissier</i>	<i>Storming of Sebastopol</i>	1855 „	61
<i>Nicholson</i>	<i>Siege of Delhi</i>	1857 „	35

人名	事跡	時期	年齡
<i>Jackson</i>	<i>Shenandoah Valley Campaign</i>	<i>1862 A.D.</i>	<i>38</i>
<i>Mc Clellan</i>	<i>Peninsula Campaign</i>	<i>1862 „</i>	<i>36</i>
<i>Grant</i>	<i>Capture of Vicksburg</i>	<i>1863 „</i>	<i>41</i>
<i>Longstreet</i>	<i>Battle of Chickamauga</i>	<i>1863 „</i>	<i>42</i>
<i>J.E.B. Stuart</i>	<i>Battle of Chancellorsville</i>	<i>1863 „</i>	<i>30</i>
<i>Mosby</i>	<i>Fairfax Court House Raid</i>	<i>1863 „</i>	<i>30</i>
<i>B cauregard</i>	<i>Siege of Petersburg</i>	<i>1864 „</i>	<i>46</i>
<i>Forrest</i>	<i>Paducah Raid</i>	<i>1864 „</i>	<i>43</i>
<i>Early</i>	<i>Shenandoah Valley Campaign</i>	<i>1864 „</i>	<i>48</i>
<i>Joseph Johnston</i>	<i>Atlanta Campaign</i>	<i>1864 „</i>	<i>57</i>
<i>Lec</i>	<i>Wilderness Campaign</i>	<i>1864 „</i>	<i>57</i>
<i>Hancock</i>	<i>Wilderness Campaign</i>	<i>1864 „</i>	<i>40</i>
<i>Sherman</i>	<i>Atlanta Campaign</i>	<i>1864 „</i>	<i>44</i>
<i>Gordon</i>	<i>Suppression of Taiping Rebellion</i>	<i>1864 „</i>	<i>31</i>
<i>Sheridan</i>	<i>Battle of Five Forks</i>	<i>1865 „</i>	<i>34</i>
<i>Moltke</i>	<i>Battle of Koniggratz</i>	<i>1866 „</i>	<i>66</i>

第一圖解 附錄中百個將領年齡及人數圖解

人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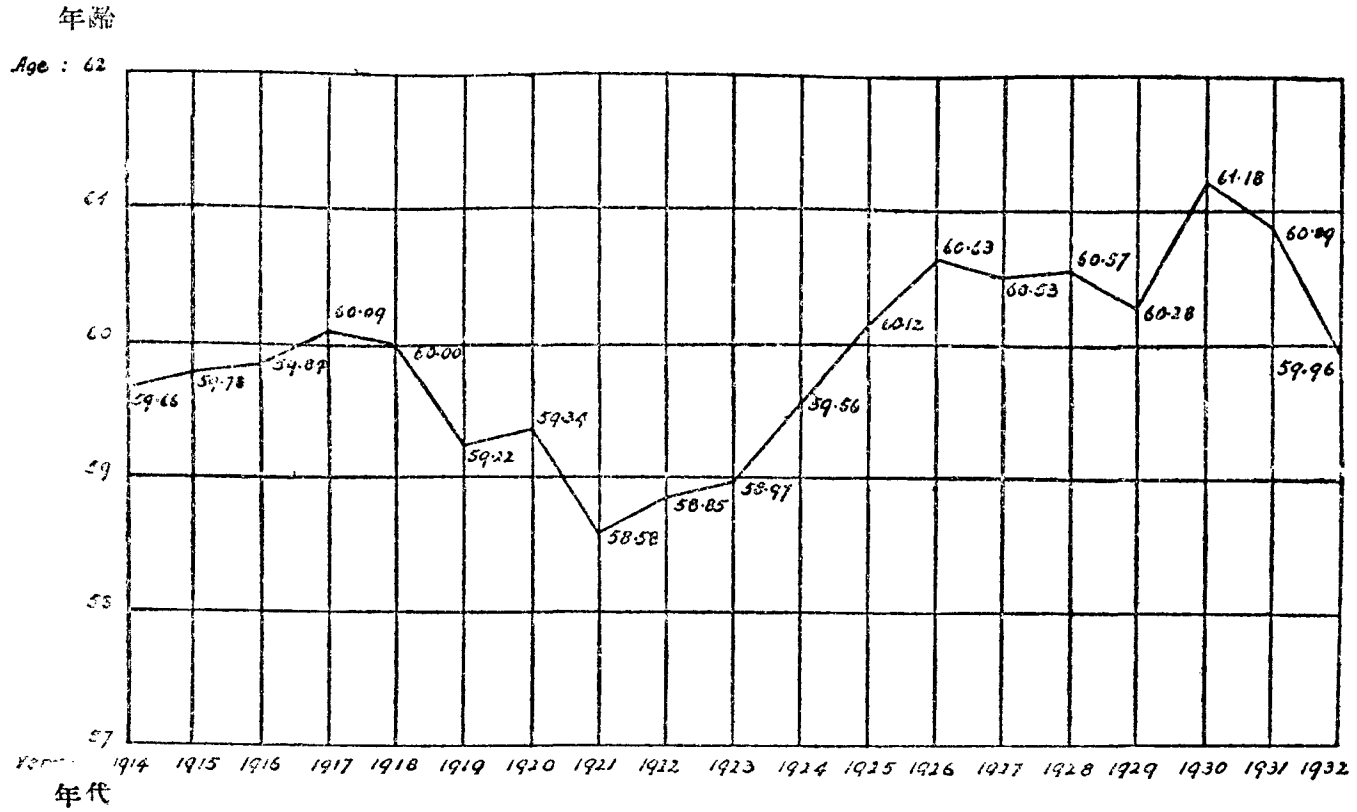
Numb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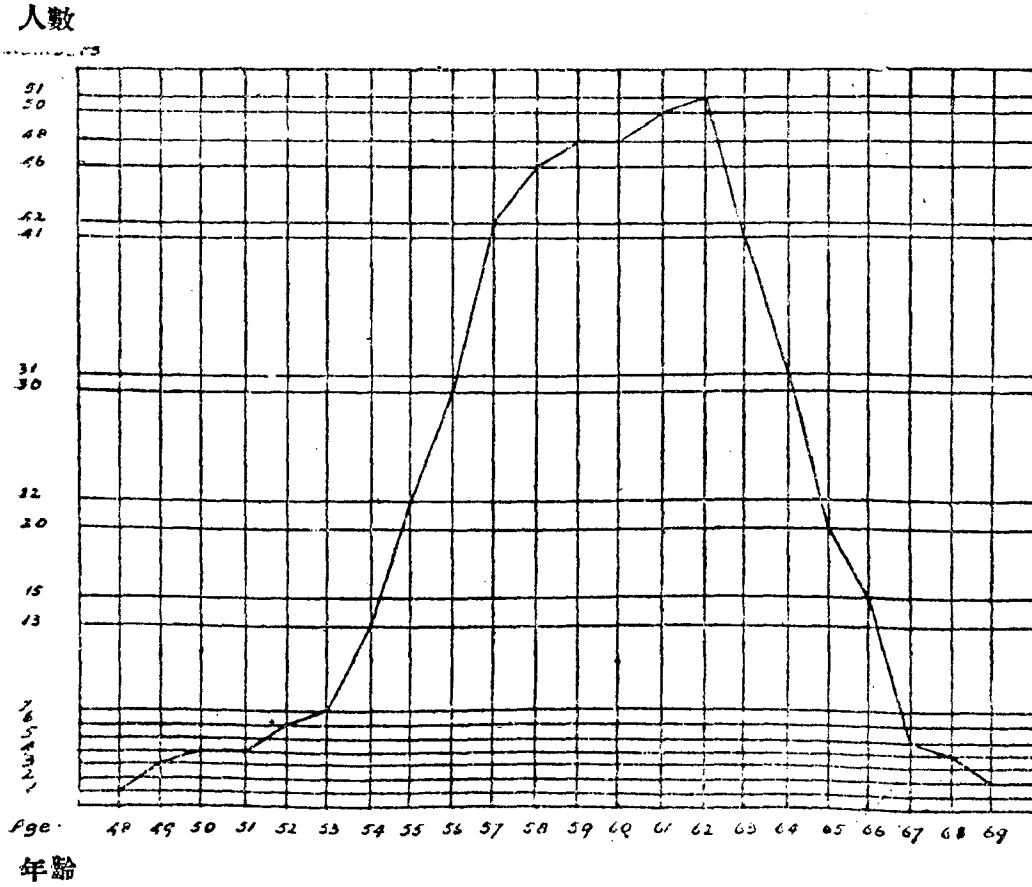
Age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年齡

第二圖解 從1914年到1932年的英國將領平均年齡



第三圖解 1919至1932依照年齡的英國將領人數



爲將之道

全一冊
實價大洋肆角

原著者

英國 J. F. C. Fuller

翻譯者

湯友耕

出版者

國防與軍事社

各書局代售

民國廿六年三月出版



國防與軍事社出書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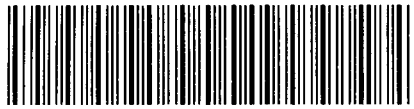
(一) 國防與軍事月刊 每月一冊

研究戰事學術討論國防建設

(二) 中國軍事之前途 湯友耕著

(三) 日本新軍建設史 鄭錦漢編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5465B

